东冲人家

■谭浩泉

芒种时节，好友汪家良邀请去他老家摘水蜜桃吃。他说，他家的水蜜桃每年产好几百斤，绝对不施化肥农药，只是施了些农家肥，那个甜啊，肯定吃了还想再吃。这些桃子，父亲一个也不会卖，部分自吃，部分送亲邻路人，部分留给鸟吃，再就是自己掉下来给动物虫子吃或做有机肥料了！

汪家坐落在祁东县有“青藏高原”之称的凤岐坪与蒋家桥接壤、一个名叫“东冲”的地方。东冲长达好几公里，那个陡坡和急弯啊，不少司机视为畏途。尤其是冬天路面打滑，没几个司机敢去挑战！从邵东下高速，经仙槎桥、双凤、凤岐坪，转过无数的弯，再下一个很陡的坡，在气势磅礴的大山脚下，出现一个两山对峙的大峡谷，树木掩映丛中，两层楼砖房带一个前坪的汪家就到了。稍事歇息，汪家快八十岁的老父亲带领我们挑箩背篓去摘桃子，汪母在家烧火做饭。沿途树之绿、草之青、花之艳、石之奇自不待言，还有一条小溪潺潺作响，欢快奔流，和许多不知名的鸟叫声组成山间独有的轻音乐。低洼处形成的碧透小潭，倒映着天光云影、蜂飞蝶舞，还有小鱼儿在其中优哉游哉自得其乐，感叹世外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！

不一会，一担桃子和两背篓桃子就运了回来。我们每人装了一大袋，有人提出数些钱。在坪里看热闹的邻里妇女说，老子古(当地方言，即老头子)不会要的！这几年就只看见老子古卖过一回东西，那天在山里挖了十多斤药材回来，正在清理泥土，一个药材商正好路过，给出了三百元。老子古说：“给八十元就够了，我两个小时就挖回来了！”俩人并不相识，一个要给三百元，一个只要八十元，差点在坪里吵了起来！邻居讲怎么一百元都不要！老子古说人家走村串户的也不容易。

“五株柳树羲皇上，一水桃花魏晋前。”邻里妇女绘声绘色的描绘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让人回到羲皇上时代！

邻居一小伙子说，山里田少土多，野生的东西也多，只要勤快点，吃是吃不完的！汪老爹每年在山坡上开荒种地，什么梨子、李子、桔子、柿子、橙子、柚子、花生、土豆、玉米、红薯、萝卜、白菜、南瓜、冬瓜，这些可全是令城里人垂涎、花大价钱不一定买得到、可遇不可求的十足“土”字号！收获回来加起来起码上万斤，卖个两三万元没有一点问题。他却坚持一分钱不卖，全部送了人或者留给了大自然和野生动物。老两口自己滴酒不沾，每年却要熬100多斤米酒招待亲邻。自己十分节俭，穿的是布衣拖鞋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平时连一只鸡都舍不得吃。说到鸡，倒是挺有意思。家里养的二十只鸡，半野生状态，由于房前屋后植被太高太密，鸡起码把一半的蛋生在了外面。外面的蛋是没办法寻找的，只能留给野生动物吃了！当然也有的鸡很勤劳且给主人面子，在外面下一窝蛋孵出小鸡带回来。今年就带回来三两窝，也算这个东冲人家的意外之财了！

近年来，随着清明节热闹起来，外地回来扫墓祭祖的一些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祖辈的坟墓，汪老爹又成了义务带路人。尽管他老人家患有肺气肿，却常常一带就是大半天。这可是深山老林荆棘丛生的山路啊，他照样一分钱不要，人家给包烟都不收，更不会吃人家一餐饭了！家风的基因是能够遗传的。汪老爹生育有六个子女，他的吃苦耐劳、节俭大方、质朴实诚和不奢不贪不嗔不懒不慢不假传给了后代，儿女个个孝顺，父母生日，逢年过节，不管多远，必定齐齐回来陪老父母。兄弟姐妹也从来没有因为家庭琐事红过脸吵过架。

说到农民，人们似乎觉得他们自私、狭隘，可以为一菟白菜吵三天架，可以为一只鸡打破头。殊不知，这只是整体中的极个别，他们中也不乏处世标杆、道德高人！本人曾经被一老农不贪70元一斤的野生花椒，而留给别人采的行为打动。在《花椒满坡》一文中道：他和他一样的子民有来自祖先那里认天理和万物的基因，只要土壤合适，几千年沉淀在血液里的东西，不知会在哪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生长出来！十分贫瘠的“见风消”，长出那么多壮实的花椒树，非凡的地力中就蕴藏着《中庸》所描述的博厚、高明、悠久、天无私覆、地无私载的人文滋润、精神营养和观念力量啊！

本人也曾被云南昭通大山包一群拿出自家口粮土豆，去喂飞来越冬的黑颈鹤的村民行为打动。在《土豆天堂》一文中道：是的，他们确实贫穷，穷得只剩下土豆；但他们又确实富有，用他们的土豆创造出了人间天堂！汪老爹没读过两年书，但他的修为与修养却非同一般，可对应我在《教育与教养》一文中的一段话：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民，可能不会之乎者也，但性格却非常谦和，为人非常厚道，做事有礼有节，待人诚恳大方。让我们这些读了很多书的人，在他们面前没有感觉到丝毫的优越感，反而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这些只字不识的农民，虽然没有念过大学，但是你能说他没有很高的修为教养吗？

告别东冲人家，汪老爹又给我们每人装上一袋土鸡蛋般大小的土豆。我想，大山包人能用土豆创造出人鹤共欢的人间天堂，东冲人家的土豆营养丰富、滋养身体的同时，我们更应该吸收这不一般的精神营养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！



百万雄师过大江(国画) ■徐少怀 作

婆婆也是妈

■唐晓星

24岁之前，我与妈妈生活在一起。24岁以后，我与另一个妈妈生活在一起。这个曾经也年轻过的女人，自从我来到她家后，便把我当作她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

记得第一次与她见面，我是既激动又紧张，脑海里尽想像着她的模样。在进门的那一刻，一个笑容满面的人走了出来，客气地请我进屋。我仔细打量着她，不高的个子，卷卷的头发，平平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慈祥的眼里尽放光芒。一阵交流之后，她温暖的笑容让我倍感亲切。

后来的相处，一直受到她的照顾。我每天去上班，她都会提前将饭菜做好，还精心准备了水果，让我分享给身边的同事们吃。下班回到家，她又将晚餐准备好。周末的时候，她会做上一桌丰盛海鲜大餐让我饱尽口福。她说我上班挺辛苦的，天天早出晚归，想吃什么与她说一声就是。我一次无意中发现她右手上一个疤痕，才知道是她做菜时不小心被烫到的。

我有点任性，发起脾气来不计后果，她总是默默忍受。她常将“家和万事兴”挂在嘴边，不争不吵不闹，与谁都没有隔夜仇。那时年轻的我不想生孩子，她并没有反对，也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，让我全心投入学习当中。考完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项考试，在公布成绩的那一天，我告诉她我将升级了，她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。

女儿出生后，她便多了很多繁琐的事情……从早上一口一口喂奶粉，到晚上一块一块洗尿布，她从未让月子里的我动过手。女儿白天不睡觉，她就拿着玩具逗她玩耍。晚上吵闹，她就抱起轻拍哄着她入睡。多少个夜夜晚晚，是她在背后一直守护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调理好自己的身体。后来的某一天，她突发高血压进了医院，躺在病床上的她还惦记着我们。当我带女儿去探望她时，她一下子容光焕发，对隔壁的病友介绍道：这是我媳妇，这是我孙女。让她们投来羡慕的眼神。我将降压药分开给她吃，把她换洗的衣服整理好，守着她打完吊针，她满嘴只讲一个“好”字，说没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笑而不语，知道她为了我们不愿住院，我便暗地里与医生沟通，谎称她目前血压控制还不稳定，必须做全面的检查，确保无事方才可出院。

后来，她终于犟不过，住了三天就回家了，我无奈地给她办了出院手续。我知道，家里有她最舍不下的孙女，她什么时候要喝奶粉，什么时候要玩耍，什么时候要睡觉，她比谁都清楚。我拿着医生开的药，叮嘱她一定要吃，她点头答应。我突然眼泪掉了下来，对她说：谢谢您，妈妈。她听完一惊，走进房间，我看到她脸上的笑中带着泪。

我们就一直这样和谐相处着。在女儿十岁生日那天，她许了一个愿说：希望奶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我与女儿来到她身边，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，然后在她左右脸上分别亲上一口。那一刻，她笑得格外开心。

一抹烟雨

■彭海生

不喜欢雨天
那飘浮的思绪
却喜欢听窗外
或大或小的雨声

很喜欢衡阳
这座雁儿歇翅停回的城
伴雨声淅沥
下棋或品茗

雨会停 天会晴
心会宁
这场雨 在时光的长河里
波澜不惊

那轰轰烈烈的爱情
像极了暴风雨
淋湿多少对情人
也浇醒了整个雨季

行走上甘棠

■卢小强

我家邻居是江永人。一次他探亲回来送我一些瑶乡的土特产品。俩人便就势取了这土产食材，炒一盘腊肉、开一碗腐竹酸菜汤，作下酒之物，吃得我一脸满足。席间他谈起家乡更是眉飞色舞，流露出对家乡瑶寨民俗风情、瑶族文化的眷念，无不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，也牵引着我这次探古寻幽之行。

约上几个同学，说走就走。车子驶入江永地界，地形地貌、村落、廊桥便渐渐呈现出瑶乡特色。愈往里行愈感岁月虽已凝成历史，自然之景却美得让人心醉，可以说是水绕村村流，撩窗能见山。绿荫道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和煦的阳光透过稠密的树叶，洒下来成了点点金色的光斑。人不知是画在眼前还是人在画中。

迎着西沉的夕阳，走向千年沧桑沉淀下来的上甘棠村。映入眼帘的是：雄伟的文昌阁、沧桑的三孔石拱桥、清冽缓流的谢沐河、傍水而建的瑶寨……在如血残阳映照下，被渲染得如蓬莱仙境般，令人不知天上人间。

进入古寨，必先跨越始建于宋代的三孔石拱桥——步瀛桥。石桥卧于谢沐河上，时间的碾压、光阴的雕琢、古朴的遗韵、优美的造型，让人心生对建桥者的敬畏。我是怀着虔诚之心走向石桥的，那些青石板道被行人的足履磨得有着美玉一样的光润。桥身长满青苔小草，临水面的桥基柱多处被河水冲掉了一些石块，形成一个个豁口，更显遗韵悠长，据传这掉下的筑桥石是“八仙中的铁拐李”踹的。

“掉石得官”的传说更是传神：这座桥已掉落一百零一块石头，每冲掉一块石头村里便会出一个官员，小官至七品，大官达朝廷。村里曾立过一百零一位官牌，供后人敬拜。虽是传说不可当真，却彰显了先人们的一种追求、一种豁达的心境。若真的掉块石头能产出一个官来，我想这桥早该没有了，也就留不下这般风景。

站在桥上仰望斗拱飞檐的文昌阁，一下便生出高耸、雄伟、孤独、清冷的感慨。曾经何时，阁的四周集聚着庙宇、戏台、凉亭，也曾开办过私塾学堂，那时是何等的繁荣昌盛。一页风云散变换了时空，千百年的人间舞台曲终人散。现今的文昌阁只能将孤单的影子映在谢沐河上，独留雄伟的身姿与拱桥相守。

眺望桥下方的上甘棠村，我粗略考量村落占地面积不过数十余亩。穿过石拱门，沿青石板道便入村了。村子依河而建，石道一侧沿河建有高不过两米的防洪墙，另一侧混建的“秦砖汉瓦”古楼、木结构的吊脚楼、现代的红砖楼，无不凸现出民族建筑特色。太阳照在河面上，浮光耀金；照在楼阁上，色彩斑斓。几位姑娘穿戴瑶族、苗族服饰走在古道上，仿佛带着我们穿越历史的隧道。漫步前街后院，曲径通幽。细听瑶家的诉说，便能触摸到一个民族跳动的脉搏。这里没有世俗的喧哗和浮躁，却多了一份宁静和谦和。他们说，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，年轻人去闯世界了。我相信，他们回乡后一定会给这里带来新思想、新观念、新作为。而留下的人们更愿意守住这块净土，建设好这片美丽的家园。

一条河、一座桥、一尊阁，被一条青石板道串起，便成为上甘棠村的门面担当、历史的见证。端起你手中相机，提起手中的笔去尽情记下你的心迹吧！